



台灣 人
在 香港

我不在咖啡店，就在外帶的路上

文、圖——沈意卿

身為出身瑞士銀行家族的暢銷作家，從來不愁吃穿的英國作家艾倫·狄波頓從未體驗上班族的生活型態。對活著的各種面相充滿好奇的他開始探訪當代各種不同職業，包括物流、餅乾製造業、職涯諮詢、會計等十種工作，把研究經歷寫成《工作！工作！：影響我們生命的重要風景》（*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身為旁觀者的他在字裡行間流露人們把大部分人生投注於一項可能與興趣或思考毫無直接關係的職業感到不可思議，並對此生出了精闢評論：當代的工作型態，是靠著夜晚的酒精和早晨的咖啡因運行的系統。

靠著咖啡因欺騙大腦不疲倦，靠著酒精欺騙靈魂有意義，可能不是作家的評論只是觀察。當年在每天三小時的通勤路上讀著這本書的我如今已脫離了朝八晚七的呼吸型態，盡力對著「有意義」的目標工作生活，但酒精和咖啡因未曾減低只有變本加厲。若懷疑人生是否有所不妥便想起文史上那些浮沈杯中物的人物：生猛的布考斯基、鳩美的費滋傑羅、甚至豪賭狂飲的莎崗；另一邊則是每日早上一碗牛奶咖啡、一只可頌才能開機的普魯斯特

和眾多族繁不及輩載的咖啡愛好者：其中的聖徒則有狂飲咖啡過量以致英年早逝的巴爾扎克。

不但要咖啡，還要好咖啡。無論到任何城市，探索好的咖啡店絕對是第一要務。全球各大城市都有的連鎖咖啡店不過是比沖泡三合一好一點的天下策，一個真正的咖啡上癮者在各地都能認出這樣一個小店：店無論新舊，一定有走進去不用說話就心領神會的常客。咖啡手無論高矮胖瘦，在那關鍵的半刻一定會專注似時空停止運作。機器無論大小，一定與咖啡手合作無間，就像賽車手與他的愛車一樣，都是四肢的延伸。

尋找完美咖啡店

若真找到這樣的咖啡，其它應該也不會太差，像難得的美人各有各的個性：它可能採光良好，面海臨波，可能躲藏樹蔭巷弄，冬暖夏涼。它大概不會提供無線網路，怕你不能專心享受它的絕世音響。店外可能放著數個寫著異國文字的麻袋，是店主走遍世界熱帶尋回的咖啡豆，店內有像巨大外星人消化系統一樣的烘豆機、各種手沖、冰滴、虹吸器材，一台貌不驚人的濃縮咖啡機可能動輒百萬，更可以吸引你的是閉上眼也能滲入毛孔的烘培香——是鑽研咖啡之餘忍不住投身一兩樣美味糕點的店

主招牌。

找到這樣一家咖啡店以後，頓時生出自私自念頭來，希望自己是唯一的知音，能在裡面讀書寫字，忘其塵世煩憂，人間年月——只要不忘記交稿日期就好。久而久之，生客變熟客，每天同一個熟悉座位，像辦公室一樣，各方英雄都知道到那裡就能找到你。台灣光復南路巷弄內有老店克立瑪，對台北的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好地方。一個城市只要有這麼一家咖啡店，便可相守餘生，互信互愛。

靈感外帶

暫居銅鑼灣一年餘，雖然土地寸土寸金，能坐下來思考的咖啡店難尋，但好咖啡卻不少。若希慎廣場的 Holly Brown 稍嫌昂貴，幾條路外的小角落便能找到一樣濃郁美味的 18 Gram。如嫌狹隘，灣仔的 Coco Espresso 至少多些位置坐，還能配上鄰近廈門街 Passion 的美味歐風三明治。

走向另一個方向，造訪中央圖書館之後，可到天后巷子裡的 Unar Coffee Company 外帶一杯咖啡，坐在粉筆寫著的“我們不提供網路：和身邊的人聊聊天吧！”標語旁邊，會心一笑之際順便重學專注的藝術，全心全意的享受手上這杯咖啡，捕捉腦中稍縱即逝的靈光。■